



大雪覆盖了辽阔的原野，覆盖了原野上星罗棋布的村落。清扫屋顶和路上的积雪是雪停以后的事情。落雪的天气里，所有的屋舍、柴堆草垛、村里村外的道路都被白雪覆盖，村庄和田野没有了分界，远处看去，屋顶和地面也没有了高低的差别，整个大地笼统一体。唯一标志村庄的，是一堆堆挺立在雪地上的树木，每一棵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灰暗沉寂，仿佛凝固的尘埃，毫无生机。但生火做饭的时辰一到，每个村庄就有了生动鲜活的气象。一柱柱炊烟，在雪花飘落中袅袅升起，仿佛一家一户，一个村落的气息——比日常更温暖更深情的气息。

大雪最好的落处是乡野，也最是农家感恩上天撒下的厚爱。离开故乡多年，小村落雪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雪花落在村里村外，落在房上地下，也落在乡亲们的心坎儿上。小时候和二爷爷同院儿，分别住在东西对面的厢房里。那时二爷爷七十多岁，一到冬天就很少出门，总是猫在屋里热炕上。然而，只要雪花飘落而下，他就会下炕出门跑到院子里，迎接欢呼白雪的降临。老人和其他乡间老头一样，冬天总是一身不知拆拆改改多少回、穿了多少年的棉袄棉裤，头上戴一个驼色的旧毡帽。老人的迎雪的方式简单而虔诚。他仰望天空，张开双臂，摊开双手，手心向上，等待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他巨大的苍老粗糙的手掌上。承载着雪花的飘落，二爷爷就会高声快活地叫喊：下洋白面啦！下洋白面啦！那是石碾石磨的年代，乡亲们无论吃什么粮食，都得依靠磨碾轧碎



没人冬时，几位常在楼下向阳的地方聊天。向阳的地方是一座楼的东墙根儿，跟前有条南北小甬路，对面是又一座楼的西墙。甬路四米左右宽，偶尔有车，自行车和人出进出进。姐几个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不等。有退休的，有周边农村的过来帮着照看孙子女的。他们的穿戴休闲，宽松，有红的绿的，也有黑的灰的。都很整洁。

85岁的王老师是个细高个。一米七的身高，一百二十多斤。退休前在一所小学教学，数学语文都教。王老师目前独居，两个儿子都在本市，国企退休，孙子女都有了。王老师一家名副其实四世，但不同堂。王老师一个人能自理，简单的饭菜，简单的家务。粮油蔬菜俩儿子轮换着给她买到家里。两个儿媳偶尔过来给洗洗床单被罩，换季时帮忙找出“箱底”的羊绒上衣，羽绒服。前几天没冷时，见王老师一天换一身衣服。今天是一件蓝色金丝绒旗袍，脖子上还戴了一条珍珠项链。乳白色珍珠有蓝色金丝绒衬托，贵气而雍容。次日，又换了一件浅米色羊绒大衣。有人问，王老师，一天一换啊？您这衣服都很高级的。王老师说，再不穿，就穿不了了。给谁谁也不要。

和王老师聊着的叫秀英。从老家过来帮儿子儿媳带孙女转眼七八年了。孙女从幼儿园开始到上二年级，秀英每天六趟接送，没在幼儿园和学校用餐。秀英两个儿子，这是老大，在国企当工人。儿媳在超市上班，卖米面和油。超市店庆，促销的，常有老太太们跟她婆婆一起去买袋面，买桶油。秀英说，便宜点是点。秀英的老公没跟她一

雪里故乡

□ 韩进勇

二爷爷在雪地里边喊边走的时候，我们两三个孩子就跟在他的身后，学着二爷爷喊叫：下洋白面啦！下洋白面啦！五六十年后，每逢下雪的日子，我还总会想起二爷爷我们独特又真情的“迎雪仪式”，想起那些不可复制的欢欣和快乐。

几乎每年的冬天，都有大雪封门的日子。清晨一开门，门外白雪遍地。厚厚的，没过脚踝甚至没过膝盖。原来，夜里无风，大雪悄悄降落，房屋里的人被大雪偷偷覆盖了睡梦。这样的天气到井台打水自然就会费更多的功夫，而女人雪地担水就更艰难甚至危险，因为父亲人在外地，全家用水就全凭了母亲的肩膀和扁担。雪后的早晨，缸里没水或者不够用，母亲就会就地取材，用瓢用盆甚至用大簸箕，舀了、舀了或者铲了，直接放在锅里。灶下点燃柴火，雪很快化成水。这样我们就可以吃上用雪水煮的粥了。离我们最近的井里的水有点苦涩，于是雪水粥吃起来就会感到甜爽清香，那样的日子也就有了一点新奇之感。

是的，雪是可以吃的，但乡亲们也有讲究。头场雪是不要吃的，因为头场雪压下包容了许多的灰尘。在一场又一场积雪覆盖的家园，孩子们吃雪是随时随地的事情。玩得累了渴了，雪地上捧上一捧雪就直接吞进口中。反正水缸都结了冰套，其中的水冷硬得很，雪水反倒更柔软一些。更多的时候，是撮成雪疙瘩，用它来打雪仗，也一口一口地咬着吃。农家的孩子很难吃到水果点心，平时没有任何零食，天降的白雪仿佛是对他们口腹的赏赐和安慰，那时候农家孩子吃起雪团来总是痛痛快快。背阴之处的雪经冬不化，阳春的季节里吃起雪就更有了情趣，沁凉、清新，进口入肚，仿佛冬天的回味。吃雪的孩子面目格外生动。洁白的雪，洁白的牙齿，脸和手指都通红通红。人雪相映，时光就有了些光彩。

扫雪是让人兴奋的劳动，尤其是扫屋顶上的积雪。雪后初晴，家家户户都有人上房扫雪。先用木锨或者簸箕推铲，然后再用扫帚清扫干净。上房扫雪的人大多是壮汉，也有半大小子加入期间。东家西家，南房北房，噗通噗通，落雪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这样晴朗的早晨，空气清新，吸入口鼻感觉沁凉沁凉，又有点微微的灼热。扫雪的人都兴致勃勃，相邻屋顶上的人常会彼此呼应甚至高声说笑，于是村庄上上下下便飘荡着快乐！

五叔和大奶奶住在院子北头儿的瓦顶正房里，这样的房子是不用扫雪的，但临街大车门洞子是三间平房，另外还有猪圈房上

的雪，五叔是必须清扫的。他其实是南头二爷爷五儿一女最小的孩子，姐姐嫁到五里之外的村庄，同院的大哥二哥分别是一队二队的生产队长，三哥四哥都在千里之外，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干部。五叔是过继给他大妈也就是我大奶奶门下的。大奶奶的儿子早亡，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过继个侄子为她和大爷爷养老送终。五叔是村里最勤快最本分的人，起猪圈淘茅房的活也能干得起劲卖力，扫雪的活让他非常快活，不仅把房上地下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舍不得院里一锹半铲的雪白白化掉。扫完后总是把雪搬运到东菜园里。五叔用大栅子也就是割草用的大筐，一筐一筐，来来往往，把北半院子的雪全都背到园地里。因为雪水提高了墒情，大奶奶园子里的瓜菜，总是比别人家的硕大繁茂。

瓦房顶上的雪不经打扫，自然铺展，太阳好的日子里就慢慢融化。水珠儿就滴滴答答地从屋檐瓦片儿落下来。阳面屋顶上的雪化得早化得快，阴面的雪化得晚化得慢，前后水帘儿的出现和持续就有了时间差。下面来来往往的行人就有了一段儿穿越水帘儿的体验和时光。早晚冷暖变换的时候，雪边化边冻，早晨起来就会发现屋檐下吊了一排冰柱。淘气的我们就用铁锹、锄头稀里哗啦地打落在地，然后一截截捡起，充当玩具在手里把玩或吸吮。

大雪初落的几天里，村外的大路小路都被覆盖，雪地上只有兽踪鸟迹，通常是狗的猫的麻雀的。有时也会看到黄鼠狼和野兔的踪迹，这为冬捕的人留下了重要线索。非出村回村不可的人，就趟雪而行，踩出一串深深的脚窝。上大学的时候，我有过踏雪归乡的经历。在先行人留下的脚窝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五六里，这样的行走自然是歪歪斜斜甚至跌跌撞撞了。一进村却是另一番景象，街巷房屋井然整齐，村里人早就把路上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道路的颜色由干灰的本色变成湿黑，在白雪的对比下格外分明。白雪辉映，乡亲们的面目和笑容比平时明亮许多，对回归的人比往常更和善亲热。回村大都在临近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已经点火烧炕。在母亲的招呼下，脱鞋上炕，坐在暖烘烘的炕头上。母亲则起身下炕，给炕炉子落灰加煤，熟练又热情地把炉膛里的火调理得旺盛起来。长时间雪地里的行走，双手双脚、耳朵边儿、鼻子尖儿都被冻得发僵，热炕一煲，先是微微地疼，后是酥酥地痒，渐渐地，久违而亲切的温暖贯通全身。这温暖在心里热热又酸酸，化作一句话脱口而出：还是家里暖和呀！

老姐几个

——楼下的人之三

□ 赵曈

儿园到高中，黄姐来这十七八年了。黄姐的老伴也一起过来了。儿子给他们买了房子，老小区，一层，出行方便。不用接送孩子了。身体还不错。腰不疼，腿不疼，除了有点糖尿病，黄姐说她挺举举。没事就赶集上店，超市店庆，药店养生课还给小礼品。这些就够黄姐忙乎的。有时候，她还真的腾不出时间来，坐楼下跟那老姐几个一起扯东扯西。



60岁的张姐曾是国企的统计。人长得苗条秀气，身材不错。退休好几年了，依然喜欢穿漂亮衣服。接送上二年级的孙女，每天她都穿得很很有仪式感，美拉德风，休闲风……又美又飒。问她穿那么正式不嫌麻烦？退休了还这么“要好”不累呀？张姐说，退休了也得美呀。趁着还有接送孩子这个事儿，不然，就更没有机会了。张姐说的没错，女人，就该把美进行到底。



红庭别院

（组诗之四）

□ 王瑞雪

姥姥说我最懒

飘雪的日子，父亲拉着木拉车
接姥姥来住我家

早烟袋挑着烟荷包，黑布做的
盘腿坐在炕头上
一个铁火盆，装满灶膛灰
烟袋锅子伸进去，火星儿红亮
连续吧嗒几口，再开始说话

“丫头片子是赔钱的货”
“大小伙子才能顶门立户”
总感觉姥姥说的在理儿
村里的大人们都这么说

因为是丫头片子
在姥姥面前，总是好好表现
姥姥还是说我最懒
那个时候，我就懂得
在不喜欢你的人面前
怎么努力都是过错

如今的我
不再去讨好不喜欢我的人

父亲

父亲离开了12个年头
我已经变老
但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记得那年我19岁上高中
暑假跟父亲下地拔草
玉米秸秧子比父亲还高
热得打着卷
可以用来捆草

爷俩走在晒得冒烟儿的土路上
太阳把身影拉成一大一小
坑坑洼洼的土路
把影子领到我家玉米地头儿
父亲命令我
在地头儿的大杨树下看着水壶
他的语气不容反驳
他的表情从未这样过
他说：看着水壶
坐地头儿等着我

于是
我和绿漆皮的大长嘴水壶
一起坐在大杨树的树荫下
连同我的影子
也一并躲在树荫里
我们三个
听父亲在蒸笼里刷刷地
拔着他的草

那时的我如果能想到
有一天会永远见不到父亲
我定会带着我的影子
拎着绿皮长嘴水壶
跟着他一起走进玉米地
哪怕不拔草

蝉又开始叫得没完没了
玉米地里又该长满了荒草
此刻，我看见父亲
还在玉米地里拔草

生起烟火

江南的炉火烘烤着二月的微寒
窗外的冷雨在火光上跳动成炊烟

板凳，守在炉灶旁
等着我来来回回搗腾出
花生，红薯，还有山野菜
再烤上几朵蘑菇

炉火烤着诱惑
也映着板凳上的我
加一把干柴，让火始终旺着
雨还在下
滴滴答答在屋檐之外

雨帘拉下夜幕
把声音全部掩盖
炊烟带着故事升腾
再清楚的故事也都被山林
模糊，弥散